

淺談宋代筆記中名物訓詁的方式

李娟紅

傳統訓詁學一向很重視名物的問題。所謂名物，早期的狹義說法一般是指草木鳥獸蟲魚等自然界的生物的名稱。它不但是語言學的問題，而且是生物學的問題。《荀子·正名篇》說：“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①這段話也是對名物問題的界定。陸宗達先生認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車馬、宮室、衣服、星宿、郡國、山川以及人的命名也應該屬於名物之列^②。

從這些材料訓釋的角度來看，可以分為以目驗釋名物、旁徵博引釋名物、考據承襲師說釋名物。這三種訓釋方式是各自獨立的，但在訓釋實踐中，卻又往往是彼此交錯的，祇是各有側重而已。本文試圖對此做粗淺的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 目驗釋名物

說目驗釋名物，先要從“名物”的定義說起。

“名物”的稱謂早在東周就出現了，但是一直以來，人們對名物的界說都是模糊而不確定的，這給名物詞的訓釋帶來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唐賈公彥將“名物”解釋為“名號貨色”，這種說法《辭源》《辭海》《中文大辭典》現在都還沿用。而且其中還有有以色釋物的例子：

六龜：《春秋·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

賈疏云：“云‘各有名物’，物，色也。六方之龜各有名，其色各異也。”

賈疏以“色”釋“物”，且“物色”連言，給我們的名物的確定最初就是依據顏色的。後來，名物的確定逐漸發展到以包括顏色在內的各種特徵來確定，這就是我們說的目驗釋名物。所以，目驗釋名物，可以說是解釋名物的最基本的方法。

傳統訓詁學有“必徵諸實，形象可感”的傳統^③。

目驗解釋名物，可以說是這種傳統的最切實的體現。利用這種方式解釋名物，多的是釋以特徵、釋以所在。特徵、所在都是人們能夠通過觀察認識到的，所以都歸為目驗一類。通過對事物特徵、所在的解釋，使人們對此一事物區別於其他事物的特徵或者對這種事物最初的命名理據有一個明瞭的認識，這是目驗釋名物最基本的任務。

1. 小桃

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詩。歐詩云：“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警疑。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初但謂桃花有一種早開者耳。及遊成都，始識所謂小桃者，上元前後即着花，狀如垂絲海棠。曾子固《雜識》云：“正月二十間，天章閣賞小桃。”正謂此也。（《老學庵筆記》）

民間傳統的正月十五元宵節又稱為上元節，小桃“上元前後即着花”。但是在一般情況下，桃花是在農曆三月份纔開的。《老學庵筆記》中的這則材料就是通過描述小桃有別於其他種類桃花的外部特徵——“狀如垂絲海棠”以及生長規律“上元前後即着花”，來解釋了歐詩中的小桃。一般情況下，通過這種方式解釋的事物，是一些動物和植物。通過描述事物的外部特徵辨別並解釋名物，使人們對所解釋的事物有一個感性的認識，是古人解釋

名物的一種重要方式。

2. 伎荷

芰，菱也。今人謂卷荷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直立，故謂之伎荷。或作芰，非是。白樂天《池上早秋》詩云：“荷芰綠參差，新秋水滿池。”乃是言荷及菱二物耳。（《老學庵筆記》）

伎，立也。因為“卷荷”的外部特徵是“出水面，亭亭直立”，所以就被稱為“伎荷”。這也是人們目驗解釋名物的一個典型。

《說文·艸部》：“芰，菱也。”“菱”即今之“菱”，俗稱菱角，菱科；一年生水生草本。

《爾雅·釋草》：“荷，芙蓉。”郭璞注：“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荷”即今之“蓮”，睡蓮科；多年生水生草本。

可見，“荷”跟“芰”所屬科別就不一樣，而“卷荷”是“荷”的一種，由此卷荷跟“芰”所屬的科別也不一樣。所以，把“卷荷”作“芰”，“非是”。

3. 肥皂

浙中少皂莢，澡面、浣衣，皆用肥珠子。木亦高大，葉如槐而細，生角，長者不過三數寸，子圓肥大，肉亦厚，膏潤于皂莢，故一名肥皂，人皆蒸熟暴干，乃收。京師取皂莢子仁煮過，以糖水浸食，謂之“水晶皂兒”。車駕在越，北人亦取肥珠子為之。食者多苦腰痛，當是其性寒故也。《本草》不載，竟不知為何木。或云以沐頭則退發。而南方婦人竟歲才一沐，止用灰汁而已。（《鷄肋編》）

“肥皂”又名“肥珠子”。因為人們用“皂莢”去垢，所以去垢物皆可稱為“皂”。所以“肥珠子”可以稱為“皂”。而“肥珠

子”這種果實的外部特徵比之于“皂莢”是“肥”——子圓黑肥大，肉厚，膏潤，所以稱為“肥皂”。

4. 雪蛆

《嘉祐雜志》云：“峨眉雪蛆治內熱。”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時常有積雪，彌遍嶺谷，蛆生其中。取雪時並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消，蛆亦消盡。（《老學庵筆記》）

《玉篇·蟲部》：“蛆，蠅蛆也。”蛆多是蠅類的幼蟲，多生在不潔淨的地方。明代劉基的《警贖》：“蠅生蛆，而蛆復為蠅蛆相生而不窮。”還有一些似蠅蛆的蟲類，如水蛆、雪蛆等。《草木子》：“雪蠶生陰山北及峨眉山北，二山積雪不消，生蛆，大如瓠，俗稱雪蛆。味甘美可食”。

這種蛆由於出自于茂州雪山，在雪中生長，而且往往是被人們取雪的時候一並取之，正是基于對它的產地、特徵等的觀察認識，人們稱之為“雪蛆”。根據事物的產地、特徵對事物命名，是古人常用的一種命名方式。

5. 浮炭

謝景魚家有陳無己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與酒務官托買浮炭者，其貧可知。浮炭者，謂投之水中而浮，今人謂之麩炭，恐亦以投之水中則浮故也。白樂天詩云“日暮半爐麩炭火”，則其語亦已久矣。（《老學庵筆記》）

“浮炭”是一種質松而輕，極易着火燃燒的炭。因為投在水中能夠浮起來，所以稱之為“浮炭”，這是古人根據事物的某些性狀特徵來命名的一個典型。“麩”是小麥磨成面篩過後剩下的麥皮和碎屑，由於密度很小，投在水中能夠浮起來，這個特性跟“浮炭”是一樣的；又因為“麩”、“浮”同音，所以，“浮炭”又稱為“麩炭”。

二 考據、承襲師說釋名物

文獻是前人留給後人的寶貴的材料，不僅記載了歷史上各個時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還保留了前人對各個學科研究的重要的資料，對後世各科的研究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訓詁研究中，必須重視文獻資料的利用，積累和運用翔實的證據材料，來探求訓詁、六經表述的歷史的真實情形；更重要的是，要善於利用文獻中的資料，促進訓詁學科理論以及實踐的發展。這一點在宋代筆記中的有關訓詁材料中有充分的體現。

1. 蝮

《周禮》蝮氏注云：“蝮，今御所食蛙也。”《漢書·霍光傳》亦有“丞相擅減宗廟羔菟蛙”。此何等物，而漢人以供玉食及宗廟之薦耶？古今事不同如此。（《老學庵筆記》）

《廣韻·麥韻》：“蝮，蝮蝮，蛙別名。”《集韻·德韻》：“蝮，蟲名，蝦蟇也。”《周禮·秋官·蝮氏》：“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鄭玄注：“蝮，今御所食蛙也。”《淮南子·時則》：“蝮蝮鳴，丘蟻出。”高誘注：“蝮，蝦蟇也。”蝮，其實就是現在說的蛤蟆，包括青蛙和蟾蜍。雖然材料中所引的文獻材料祇是考據出了這種動物在漢代和在《周禮》記載中的不同用途，沒有給它下一個科學的界定，但是對於後人對這種動物的研究還是有一定作用的。

2. 宮

古者居室，貴賤皆通稱宮，初未嘗分別也。秦、漢以來，始以天子所居為宮矣。《禮記》云：“父子異宮。”又云：“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林子中在京口作詩寄東坡云：“欲喚無家一房客，五雲樓殿撥鰲宮。”而東坡和云：“印頭莫喚無家客，歸掃峨

眉一畝宮。”蓋本諸此。（[卷五 49]《梁溪漫志》）

《爾雅·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說文·宀部》：“宮，室也。从宀，躬省聲。”段氏《說文解字注·宀部》：“宮，宮言其外之圍繞，室言其內。析言則殊，統言不別也。”在這些例子中，很明顯“宮”的意義是“房屋的通稱”，而沒有貴賤的區別。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爾雅音義》：“宮，古者貴賤同稱宮，秦漢以來惟王者所居稱宮焉。”這裏“宮”就祇有“帝王的住所”的意義。例中所列舉的文獻材料，其實就是“宮”這個名物詞所涵蓋的內容的演變。“宮”到現代指文化活動或娛樂的場所，如：少年宮、文化宮。

這種古今異義的現象，是由於社會的發展而產生的。在語言發展的過程中，詞義存在的社會基礎一旦消失，就要求詞語適應社會的發展：或在語言中消失，成爲歷史；或用適應社會生活的新義來代替舊義。不管怎樣，隨着社會的發展，這些詞語的舊義都祇能在古人留下的文獻中找到，這就尤其需要我們考證文獻，疏通詞語意義發展的脈絡。

3. 骨路

市井中有補治銅鐵器者，謂之“骨路”，莫曉何義。《春秋正義》曰：“說文云：‘錮，塞也。’鐵器穿穴者，鑄鐵以塞之，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仕宦，其事亦似之，謂之禁錮。”余案：“骨路”正是“錮”字反語。（《老學庵續筆記》）

骨，《廣韻·術部》：古忽切；錮，《廣韻·魚部》：古暮切；所以“骨”、“錮”同聲，“錮”、“暮”同韻同調。

路，《廣韻·鐸部》：洛故切；暮，《廣韻·鐸部》：莫故切；所以，“路”、“暮”同韻同調。

所以，“錮”、“路”同韻同調。那麼，上字取聲，下字取韻母和聲調，就是“錮”字聲韻調，“骨路”是“錮”字反切之語。

由以上可知，稱市井中稱“補治銅鐵器者”爲“骨路”的理據是從“錮”字的“塞”義發展來的。北京官話、山東曲阜方言中都用“錮漏鍋”來指稱焊補鐵鍋的匠人，清桂馥《札樸·鄉言正字》有“補鍋匠曰錮漏鍋”的記載；山西忻州“錮漏鍋”補鍋。

4. 冬住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歲除夜爲對，蓋閏音也。予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初夜”。

《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陳氏傳其語，而失其字耳。（《老學庵筆記》卷八）

冬至是華夏民族一個很重要的節日。古人對冬至的說法是：陰氣之至，陽氣始生，日南至，日影長之至，故曰“冬至”。《廣雅·釋詁二》：“除，去也。”《史記·律書》：“氣始于冬至，周而復始。”“冬除”正是取“除”去舊納新之意，如果說冬至前一夜是“冬住”，就很難弄清楚這個節氣所代表的真正意義了。

對於事物的命名，閻若璩在考證《尚書》真偽時指出：

善乎熊南沙有言：古人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爾^④。

古人最初對事物命名的時候，所指都是具體的、切實的，後世因爲假借、訛誤等各種原因，纔出現了與造詞之初不同的詞形，這就造成了詞形與造詞理據之間的中斷。這就要求我們能夠查證文獻資料，考證出名物詞所用的本字，祇有這樣，我們纔能夠正確地探求事物命名之初的理據。

三 旁徵博引釋名物

訓釋詞語不僅要根據上古文獻、實事來進行，而且要求積累運用大量可靠的實際材料來證明上古的實事以及語詞的意義特點。特別是對於名物這種與當時生活聯繫密切的詞語來說，更是需要聯繫實際材料來進行解釋。

宋人治學，重義理而輕考據，論及宋代學術，人們談得較多的是宋人好以己意說經，致力于心性義理之學的一面，事實也確實如此。這種學術風氣表現在訓詁上，就是在對事物的解釋上已經融入了自己的心理體驗，打上了主觀的烙印。正是基于這種大環境的影響，宋人對名物的解釋較之于漢代，多旁徵博引而少考據。

旁徵博引解釋名物，多的是聯繫一些實際材料作為佐證來解釋名物；還有一些並不直接解釋詞語的意義，而是聯繫一些所要解釋的詞的同族詞，分析出這族詞的語根的意義，從而找出人們對這種事物命名的理據。

1. 謝豹

吳人謂杜宇為“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笋曰“謝豹笋”。唐顧況《送張衛尉詩》曰：“綠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為何物也。（《老學庵筆記》）

古人對事物的命名的理據很多時候與這種事物有關係的各種事物的稱謂上有所體現。所以，在考察一些研究對象的時候，要善於透過事物各自的紛繁樣態切實地把握事物各自的條理，進而貫通衆多事物彼此之間的聯繫。

因為吳地的漁人得蝦叫“謝豹蝦”，市場中賣的“笋”叫

“謝豹笋”，而這個稱謂又祇是特定在杜宇初啼的時節，所以就得出“謝豹”祇是吳人對“杜宇”的一個別稱的結論。這種同實異名的現象其實是一種方言現象，在現代漢語中也不乏其例，如：餛飩，北方叫“餛飩”，四川叫“抄手”，而天津等地則叫“雲吞”。

2. 韓墩梨

姑蘇地名韓墩，產梨為天下冠。比之諸梨，其香異焉，中都謂之“韓墩梨”。後因光皇御諱，改謂“韓村梨”。至侂冑專國，饋之者不敢謂“韓村”，直曰“韓梨”。因此皆謂“韓梨”矣，非侂冑意也。吳中平田有培塿，皆曰“墩”，後避諱，皆曰“坡”。而避村名猶甚于避廟諱，菁村至改曰菁山，謝村至改曰謝溪。蓋中都人以外人為村，故諱之。流傳浸失，圖謀易訛，故因韓事及之。（《四朝聞見錄》）

這種梨由於產自“韓墩”，所以被稱為“韓墩梨”；後來因為避宋光宗趙惇名諱，改名為“韓村梨”；韓侂冑當道以後，又改名為“韓梨”。這是古人避諱對名物影響的一個有力的證明。

如果不聯繫古人避諱這種常見的現象，就很難明白這種事物多易其名的真正原因。

3. 麻勃

《本草》：麻賁，一名麻勃，云此麻花上勃勃者。故世人謂塵為勃土；果木諸物，上浮生者皆曰衣勃；和麵而以乾者傅之，亦曰面勃。浙人以米粉和羹，乃謂之米糲，音佩，而從力者韻無兩音。《大業雜記》載尚食直長謝諷造《淮南王食經》，有四時飲，凡三十七種，並加米糲。乃知此書如茶飲、茗飲、桂飲、酪飲皆然，未知與今同否也？（《鷄肋編》）

陸宗達先生認為：專名的由來往往與非術語的一般詞語有

關。取一個詞作為語根，採用它的某一個義項，直接或間接的派生出一些詞語，這就是漢語中的同族詞。要解釋這樣的詞語，往往需要從這組詞的語根的意義開始。

李鼎超《隴右方言·釋器》：“土壤之粉解者為‘勃壤’。”^⑦《周禮·草人》鄭注：“今謂麵屑曰‘麵勃’，步末切。”《齊民要術》卷十“烏菡”又引《詩義疏》云：“藪，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即刈，謂之菡。三月中生。初生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有黃黑勃，著之污人手。”

從上可以知道，“麵勃”中的“勃”，有“屑”的意思；山東棗莊、江蘇徐州、山西忻州、浙江麗水等地所說的“麵餈”，山東聊城的“麵饜”，和“麵勃”指的都是同一種東西。因為屑狀物一般都能上浮，所以引申出“上浮”的意思。塵土上浮在空中，世人稱為“勃土”；果木上浮生的部分，世人稱為“衣勃”；和麵時乾麵附着在麵團上，世人稱為“面勃”……所以“麻勃”的含義是“麻花上勃勃者”。

綜上所述，古人對事物的命名包涵了豐富的文化信息，分析研究這些器物的名稱，可以追尋到古人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對事物的認知方式和事物命名的思維方式。但人們在學習研究中，往往對事物命名的由來缺乏必要的關注，正如東漢末年劉熙所說：“夫名之于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所以，名物訓詁很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

〔注釋〕

- ①這段話的意思是：對名物有時需要個別舉出，就是別名。鳥和獸是大別名，鳥獸之中還可以分出小類，互相區別，如獸中有虎，虎已經是小別名，然而在虎中又可以分出各種虎，一直分到不能再分為止。
- ②陸宗達 王寧《訓詁方法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

- ③ 宋永培《當代中國訓詁學》廣東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7 月。
- ④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 ⑤ 李鼎超《隴右方言·釋器》蘭州大學出版社 1988 年。

[參考書目]

-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高克勤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宋·莊綽《鷄肋編》(李保民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宋·費袞《梁溪漫志》(金圓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尚成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李娟紅 四川大學中文系 2002 級漢語史專業碩士生 郵編 610064)